

他的人生如凤凰涅槃一样重生，
他摆脱绝望的荆棘，
超越自我的意志力为我们点明生命的心灯！

【法】于格·德·蒙达朗拜尔 著 桑韶华 译

失去双眼， 重组世界

la lumière
assassinée

法国版《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数十帧珍贵照片首度出版 全面修订后再度问世

法国著名华裔作家、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程抱一写下感动的文字，著名画家靳尚谊推荐

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极大轰动，先后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

在欧洲畅销数十万册，至今仍是年轻人自我奋进的**励志经典**。

la lumière assassinée

失去双眼， 重组世界

【法】于格·德·蒙达朗拜尔 著 桑韶华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去双眼，重组世界/（法）朗拜尔著；桑韶华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9
ISBN 978-7-121-17834-4

I. ①失… II. ①朗… ②桑… III. ①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2258号

策划编辑：白 兰

责任编辑：张 轶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14.5 字数：290千字

印 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序

Pre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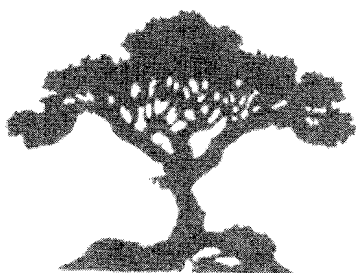
程抱一先生致译者函

韶华女士：

承您寄来于格书稿之中译稿。此书当年问世时——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曾听说过，却未得机会读到。今日以中文阅读它，恐怕会有隔世或隔阂之感。然而这些顾虑是多余的了。您的翻译力求忠实、确切——也许在转弯衔接之处，以及作者进行特殊思考时，可以设法为中国读者作更明晰的交代——牵引读者步步深入这部独特著作。我们知道此书主题是作者在纽约旅居时遭受歹徒残暴袭击，双目被硫酸侵蚀而成为盲人之先后经历。以硫酸作为残害之工具，过去在中国亦时而发生。我个人所知具体事实就有两三件。可是受害者的切肤感受却鲜为人知。此书中作者给予了令人震撼的描述，他肉体伤痛所面对之酷烈考验，他精神如何坠入绝望深渊。又怎样逐步适应生活困境，怎样因生存欲望而激发生命搏斗。更值得指出的是，此书不尽是见证性的写实。作者出生于法国望族世家，是位有文化修养之艺术家。他显示了深度的内心历程，在探求与转变之中，他也享受到爱情之光照，甚至某种程度之欢愉。

您说您有缘结识作者，并说读了此书后极为感动。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读者也都会感同身受，从中获得启示的。我衷心祝贺您完成了这项饶具意义的翻译工作。

——程抱一



献给瓦莱里 (Valérie)

人如果极其任意地从不合闭上双眼，
最终他对所值得看的再也看不见了。

——勒内·夏尔 (René Char)

CONTENTS



1	在纽约遭受袭击·····	1
2	预兆·····	5
3	哈尔兰玛的伏都教 我的非洲父亲阿奥·····	9
4	医院以及人造眼泪·····	14
5	耶稣教父·····	18
6	望加锡·····	22
7	清理污垢·····	25
8	第一次手术后，我仍然保留双目·····	30
9	我害怕会吓着她·····	34
10	外部世界 厌恶的生活·····	39
11	直走·····	42
12	灯塔中心的再教育训练·····	47
13	孤独·····	54
14	瓦露赤卡·····	62
15	没有撞成碎片的墙壁·····	66
16	巴黎 我的母亲—优（Yo）·····	71
17	“闭上双眼睡觉”·····	75

18	禁锢强制协奏曲.....	78
19	狂热的爱情.....	82
20	昼夜漫步.....	89
21	巴塞罗那之一，尖刻的注视.....	96
22	看不见的诱惑	103
23	偶然的台球.....	107
24	切断魔牛的咽喉.....	115
25	墨西哥	
	奇遇被淹没.....	122
26	巴塞罗那之二，黑暗和关闭的迷宫.....	125
27	巴厘岛，在一条开膛的船上吊起白帆	132
28	在爪哇海里清洗死亡.....	136
29	爱你，沙子没能由黑变白.....	141
30	黑夜盲行.....	146
31	新加坡	
	哈马说到“鸦片”	153
32	火山的光焰驱散黑夜.....	162
	译者题跋.....	165
	作者后记.....	168

1 在纽约遭受袭击

几个星期以来，我总是觉得处于危险当中。我曾经有过几次先兆，可是不善分析。我住在纽约已有两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情绪上，我感觉自己都呈低落状态。此时正值春天，5月25日的晚上，外边下起了绵绵细雨，我心闷气堵，从家出来走到华盛顿广场公园透口气。我住在名为麦克·杜嘎拉（Mac Dougal Alley）的死胡同的最里边的小阁楼十三号。

返家时，我将钥匙插进面对街道的大门锁内。猛然，有两只大手抓住了我的双肩，凶狠地把我摔进了室内。大门关上以后，他们用浓厚的郊区口音的英语在指挥我。他们就在我身后，屋里一片嘈杂混乱。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他们到底几个人，有一把尖刀直直逼我上楼，一直上到二楼的客厅里。

这时，我才看出歹徒原是两个黑人，一个长得高大厚实，手中握着一把钢刀。而另一个身体瘦弱矮小，说起话来女腔女调。从他戴着的耳环来看，他八成是个牙买加人。

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向我索要钱财，我身上只有30美金，我把所有的现钱放到桌上，他们看都不看一眼。那个高大的家伙用刀贴近我的咽喉，大声辱骂着要我拿出其他的钱。我向他解释我的钱都存在银行，我身上真的没有钱了。他骂骂咧咧，用刀逼迫我脱掉衣服。我先把身上衣服所有的口袋倒翻过来，然后，又不得不脱光所有的衣服。我感到如履薄冰，体衰力竭。

我知道此时，我找不到任何字眼能使他们冷静下来。我脑子里闪现出当年在越南、在非洲等地所遇到的危险局势，那时候我能够想方设法来解除怨仇，化险为夷。然而今天晚上，我则丧失了这股力量。

那个小个子黑人不见了，他闯进楼上的画室，抱着开足音响的收音机又下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牙买加香烟，递给了持刀大汉。

现在，我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彪形大汉冲着我高声吼叫，他的话我连一半也听不懂。连串的侮辱，连串的索要。他开始在我身体上玩耍刀技。

小瘦子站起身来跑向楼下，我听到稀里哗啦翻箱倒柜的噪音。稍后，我发现在他的狂怒之下，我所有的抽屉都摔在卧室中间。他重返楼上，从他们之间的浓浓乡音的谈话里，我听出他俩都是吸毒成瘾的烟鬼。打杀折腾之后，他们终于失望地看到，在这个房屋里既没有钱，也没有珍贵首饰和一些值钱物品。

这时，彪形大汉用刀尖紧逼我的咽喉，他照着我的头和肋骨大打出手，面对着上下

晃动的刀，我非常害怕，怕他会杀死我或阉割了我。他仿佛是在玩耍娱乐，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一个犹如癫狂的精神病人，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虐待狂。忽然，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兴趣远远超越了钱财。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清楚如果我不予抵抗，他们会打死我的。片刻，我看到他的眼光瞬间从我身上转移开来。我知道壁炉上挂着个插火铁钩，我一个箭步过去抓在手里，使出全身之力向他猛击。可惜，我没能瞄准他的头部。我们继续在搏斗，顿时混乱不堪，家具纷纷翻倒在地，我手中的火炉钩也被他打掉。

我想起一楼的壁炉上挂有同样的铁钩。我跳到楼梯上，跌跌撞撞地奔向卧室。那把刀仍然在我身后，我向他猛击几拳，他几乎没有感觉，我们围绕着桌子转圈地追杀。我又蹿回到楼梯上，他紧紧跟随其后。当我登上最高的一层，我见到弱不禁风的小个子站在那儿，我没把他当回事儿，想着他不堪一击，只要一下子，我就会干掉他。我占据了室中心，面对着他。这一回，我瞄准了他的头，随时准备着，我们互相凝视着。我的眼睛紧紧盯住他，以防不测。就在此时此刻，我的脸部被泼上了一片热流，我摔倒在地。

我只是反应到这是小牙买加人泼过来的。我愚昧地以为他仅是想要羞辱我，那只不过是一杯热咖啡而已。我的眼睛被流体烧灼得睁不开，我大声喊叫着，抱紧脸部，用手揉擦着眼睛。我觉察出有什么东西是黏黏的，我声嘶力竭地大声吼叫着。当然，这并不是由于我感到特别疼痛，倒是因为我的极度恐惧所致。

我害怕那把刀，害怕他们会杀死我。我的吼叫声音之大，就连他们也被震住了，我听见他们连滚带爬地冲向楼下。随后，逃之夭夭。

我急速来到小厨房，用凉水泼洗着。我觉得脸上又烧又烫。

我洗……我洗……我在洗着。

警察，要呼叫警察。我意识到要尽快去医院，刻不容缓。我跌跌撞撞朝着有电话的地方走去，我好似挪动在一片混浊的青绿色的大鱼缸里一样，我记不清报警电话的号码了，只好先拨零，是一位女接线员，带有典型的黑人口音。我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我请她立刻帮我呼叫警察，并告诉她我家的地址。她问道：“在哪里呢？”我回答她：“在华盛顿广场附近。”她又问道：“华盛顿广场在哪儿？”我快要绝望了。

我想，这一切对她是否太难了，也许她对此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因而敷衍了事，或许她还以为这不过是个谎报电话而已。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现。尽管如此，她仍旧向我保证她将会与警察联系的，我半信半疑。

我挂上电话，来到楼下，我看到刚才他们慌忙逃窜时，面街的大门还是敞开的。我赤身裸体，马上关上了大门。

我打开淋浴，站在下边尽量地冲洗。那股液体继续烧燎着我的脸，甚至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我冲洗……冲洗……我一个劲地冲洗着。可是，我觉得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昏暗。

突然间，我反应到我身处淋浴之下，这一会儿若是警察来了我不可能听得到的。我立即走出浴室，寻找着衣服，摸索着把衣服将就穿上。实际上，我已经看不清什么东西了。我的脚碰在倒扣在卧室中心的抽屉上，这会儿我顾不上什么了，只要能穿上就行。我怎么也找不到鞋子，又上一层楼，仍然没有找到。

我重新下来，再次打开大门，我听到有人在门前路过，立即大声地说：“Please! Call the police!（请报警！）我受到袭击，请呼叫警察，我的眼睛里有硫酸，快找警察，快找警察！”

路经者立刻停住了脚步。这条小胡同是有些历史的，有许多画家，如波洛克（Pollock）和一些作家都曾在此街居住过。每到傍晚时分，总有一些纽约人来此走走看看。这会儿，路经者虽说都停止了脚步，但暂时没人回应。

“我受到万人攻击，我的眼睛里有硫酸，请快去呼叫警察！”

行人与我拉开了距离，还是没有人回答。

片刻，终于有人说话了：“OK, don't worry, I'm going.（行，别担心，我现在就去）”我重新关上大门，我知道警察很快会来的。我走到床头柜跟前找了包烟，坐在面向大门的台阶上等待着。半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来。我重返卧室，成功地拨通了一个住得不太远的画家朋友家的电话。我向他解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请他帮我报警。我又回到楼梯台阶那儿，为了让自己保持镇静，让自己的举动尽量正常些，我不得不拼命地抽烟。

当我意识到那流体为硫酸的霎那之时，我体内的兽性猛烈地发作了，我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就在此时此刻，我的确险些陷入疯狂。我强烈地体会到，这时，我必须拥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和具有伸张能力的生物本能，才能停止我的惊慌错乱及心理失态。打这时候起，我不再思考什么，我要采取行动。

疲劳消失不见了。有一种难以控制的胃绞痛折磨着我，我明白我遭受到非常严重的事儿。但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其性质，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我在这儿，坐在台阶上抽烟等待着。我的大脑神经仿佛非现实地麻痹了，什么都不想。有敲门声，警察终于来了。同时，我的画家朋友骑着自行车也赶到了。我碾碎烟头，他们揪着，扶着，推拥着我，我打着趔趄下了楼梯。我还是没有穿鞋，他们把我引入警车内，立刻飞驰向医院。我们进入到急救病房。

我躺在一个固定的铁架子床上，护士们开始给我洒水。

我光着身子。他们脱下我的所有衣服，就连我受洗礼时佩戴的金项链也得摘下来。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条金项链，它就在这个急救室里被别人偷走了，纽约的

那些吸血鬼们。

水极为冰冷，硫酸如火烧烫。我疼得发抖，我大叫着，周身战栗得就像是发狂地抽打身下的铁床。我感觉到视线在减弱，我已不能辨别四周的人，就像潜进水族馆的养鱼缸里一样，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大致轮廓。铁床不断地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问道：“医生在哪儿？”“告诉我，这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我愿意知道实情。我是个画家，这对于我太重要了，我要了解是不是很严重！”

有人回答我：“是非常严重的。”

我很久地躺在铁架子床上。在我的四周，在这个急救室里，有些人在呻吟，有些孩子在哭泣，有个人不停地给我脸上洒水，到处充满了焦躁不安情绪。

下来，人们把我推到一间灯光极强的房间。让我坐在一张铁椅子上冲洗淋浴，并要求我用手指掰开眼皮，尽最大可能地睁开眼睛。我紧紧绷住脸部，面向淋浴头那儿接受着凉水的冲洗。我冷极了。

有一位讲着黑人口音的护士，这时我仍然还能看见她的轮廓，她身体显得较肥胖。我停留在这儿，在淋浴器下冲洗了大约一小时。接下来，我的记忆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躺在一间病房的床上了，一整夜，有一位很温柔的女护士每隔半小时为我清洗一次双眼。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毫无疼痛感，大脑里的麻醉剂仍然起着作用。我什么也不想，清晨来到了。

我已经知道我身处难以医治之路。

2 预兆

我和他说过，我曾经有过一系列的预兆。

有一天，一个从死牢中逃生的波兰人向我讲道，在生活中，一定要倾听他的本能感觉。但是，在行事时却要与之完全相反。

然而，在认识到不能任凭动物性的本能支配于人的行为之后，我仍然很遗憾没能尽量地跟踪我本能性的预感。

遭受袭击前的几个月，我的生活中有个转折点。当我感觉到我的未来将会封闭在一个朦胧不清的因子方程式里的时候，我曾向伏都教（Vaudou，也有译为巫毒教）的祭司约翰去请教，请他为我占卜一回。

我来到哈尔兰玛（Harlem），在第114条街，在距离莱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很近的一个地下室里，约翰向伏都教诸神中最强盛的雷格巴（Legba）祈祷着。接着，他又向伏都教中的预言家珐（Fa）作祈祷。约翰操着一口浓厚美音的非洲游汇巴（Yoruba）语言，他从包里掏出一个长短如手指的闪光贝壳和一小块黑石头。

我摇动着这两件东西，然后把它们分开，一手一个。他是根据握在我手中的石头及贝壳来分析解释的。

“你拥有很旺盛的生命活力，其中有那么多的浪费，时间上的浪费，能量上的浪费！你能够长时间地艰苦地工作，可是并无结果。你所干的那些都等于零！你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象，你不融入到你的家庭，你是个流浪者。你既不相信门弟，还很蔑视社会等级。你身上映有你父亲的影子，然而，你们俩并不在门的相同一侧。别向一些传统习俗挑战，实质上，你也是个保守、传统的人。但在你身上的确存有不一样的东西，它推动着你趋于超前，你属于21世纪。你不可能一身兼二职，一面是个嬉皮士，同时又是个西服革履的绅士。

就像以往一样，你又一次决定了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你错了！你得改变观念。否则，你会有血栓症的危险。

最近，你与很贴近你的人吵过一回架。”

他抛掷手中的贝壳。

“你妻子，她像大西洋一样，总是在运动之中，老是有思想压力。你们常常吵架，可是呢，你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很紧密的。

“在生活中，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是毫无问题的！你的脑子很好用，但是要把你的

灵智放入到你的身体里。别再继续把自己视为无所不为的人，否则，那只会让你的身体成为废墟。

“你从来没有用你的双手做过什么吗？雕刻？绘画？那应该是一幅很浓烈的画，你用手指头画要比用画笔画更好，要用厚厚的油泥抹。

“这会儿，女人们？

“对你来说，在有些时期，比如在满月时，特别是在月亮周围有月晕的时候，它会使你生病。你要自监自控，小心谨慎。还要控制你的激情。”

他要求我再次摇动小石头和贝壳。我反复摇了三十多次，但是总好像有什么事情受到了干扰。

他从小袋子里掏出一些小贝壳，把它们抛撒在桌上。他观察其布局，时而，他用游汇巴语低声吟唱着。

“这个雷格巴很不寻常。”

他又一次抛撒那些小贝壳。

“What kind of a freak is that！（这是什么鬼怪东西！）左手。”

我张开左手，这次又是贝壳。

“不行！重新摇，再分一次。”

我们一次次地像在旋转台子上似地重复着。

最后，我终于握到了小黑石头，他说：

“好了！你的雷格巴是埃勒吉（Elekki）雷格巴。你必须在脖子上戴一条项链，项链上要挂个什么东西。我尽力搞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我就是找不到。”

他又一次撒开小贝壳，我摇晃良久，才分开那个贝壳和黑石头。

“好家伙！我知道这是什么了。真是难以置信！我给你解释一下吧，雷格巴是游汇巴民族穹顶上的重要构件。雷格巴是个身穿西服革履的流浪汉。雷格巴，还是一种变化！生命本身就是有变化的。雷格巴，也包括生活中的诸多不幸。比方说吧，一个人从房顶上摔下来，却跌落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房上人把下边的人砸死了。你看，这也是雷格巴！

“说起来，在世界上大约拥有五千万游汇巴民族的人。他们分别在非洲、咱们这里、古巴、海地以及巴西等地。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尊雷格巴。这就和基督教中的保佑天使作用是一样的。在五千万人中间还没有三人以上和你的雷格巴完全相同。这个雷格巴非常罕见，它很原始，它能够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你需要拥有一尊雷格巴和一条项链，你得时不时地用鸡血祭奠它。比方说，每两个月，或者，比这还经常，特别是当你遇到困难之时。一定要虔诚接纳和专心奉献于雷格巴，不用顾及伏都中的其他诸神。雷格巴不是避邪用的小布人，它是你看世界的眼光

和你行走时的拄杖。”

他向我描述怎么实现这个雷格巴，并将去亲自制作，他叮嘱我两周后给他打电话。

“你一定要像保护你的身体一样保护你的灵智。”接着，他又添了一句话，今日回味起来，我觉得真是意义深远、意味深长。

“你要拥有世界，这的确很好。但是你时时要记住，你不能坐在轮椅上在你的王国里随心所欲。”

就在同一个时期，我开始画一幅大油画。上面绘有一个黑人驾驭着一匹马，我们只能看见马头和它的前胸。

最初，画的内容根本不是这样。画面上本来应该绘出一位阔妇人，她身穿皮毛大衣，引导着她最喜爱的战马。简而言之，我是想要表现自私与金钱的主题。使我万分惊愕的是，在这个女人的位置上，我却画出个脊背裸露、肌肉发达的黑人青年。

这幅画大致很快地完成了。如果这不算个细节的话，我怎么也画不好眼睛，无论是黑人的还是马的眼睛都画不好。或者更确切地讲，我已经画完了他们的眼睛。但是，我左右端详，越看越觉得画面上失去了原本所有的寓意。于是，我越来越觉得非要擦掉重来不可。最后，对于那匹马，我在它的眼睛部位留下白底画布；而那个男子眼睛，我则用柔软的手纸轻轻地摩擦着，我重新覆盖住了他眼球上的皮肤油彩。实际上，这双眼皮恰是也被缝合住了。仿佛就像我今日的状况一模一样（因有其他事情，撂下尚未完成的画去外地了）。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的自画像。这个男人和这匹有些不合情理的马，正表现了我个性中的两个方面。

在这场大难发生以后，与我已经分手的妻子懿达娜（Idanna）去取我的东西，她回到医院后和我谈起这幅我暂时已经忘却了的画。她陈述道，当她迈进屋子里时，面对面地站在这幅画前，注视着这对盲人瞎马，她被震骇得瞠目结舌。

一个画家在失去他的视力之前，能绘制出如此这般的题材，这的确可以视为当今天下的罕见之事。

在我遭到袭击的前八天，大清早一醒来，我就感到忧心忡忡。“我在危险中”这句话如同山谷里的回音在我脑壳里频频回荡。我感觉自己完全失控，再也不像在跑道上的骏马那般自信。如此的迷惘，以至于我决定要去找天主教的教士们谈一谈。并不是我现在比较相信他们的上帝。因为很久以来，我曾经接触过其他教派的祭司们，也与他们交谈过诸神等问题。

在纽约这个城市里，物质繁多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一定要找到一位重视精神生活的人，无论他信仰哪个宗教都行。我来到公园大道（Park Avenue）拜访了基督教的教士们，按照常规，他们总会对我教诲一番。但是，今天他们只是给我观赏他们的财富，还

有那些铭刻在镀金大理石上的奉献者名单。

我注视着眼前这位教士，“我在危险中”这句话仍然持续不断地在脑中出现。但是，这张如同中了风的大红脸对我的来访显得漠不关心。

是的，我是不对的。然而，每当我考虑或想到上帝之时，我便会产生一股怒气。我所谓的上帝也许不是你们所谓的上帝。无论是你们的，或是他们的上帝，我的怒火仍在上升。我所说的上帝是没有善心的，木然冷淡的，他的人类感情和他的创造世界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创造者的本源，是生活的本源。我想我的上帝应该是阿奥的上帝。这位伏都教的老祭司，我和他在达奥美（Dahomey）度过一段宝贵的时光。那时，他和我说过：

“祈祷上帝，这起不到什么作用，你祈求他，这等于对他的不敬。这本是个荒谬的假定，上帝预先决定了一切，你将要出生，活着，然后到死亡，一切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出生了，活着，最后到死亡。什么人也不能将其改变。你一定要祈拜那些地方的诸神，要与伏都教、与祖先们直接对话。你瞧，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亡灵文化。创始者再也不到这块土地上来了。”

大概，这位基督教教士在我的双眼中看到了求救呼号，他窘迫为难地转过身子并说道：

“您知道，在我们中间，您找不到您以前在欧洲认识的那样高质量的人了。”

三小时后，当我参观完拥挤的大教堂，三个图书馆，一些新教室，一所食堂，一连串的厨房以后。我站在大街上，心情显得更加失望。

我感到身置险境，更让我觉得惧怕的是，我怀有绝对的肯定性。我所有内在的力量都已消失殆尽，精神上也荡然无存，我惶惶茫茫，不知如何是好。

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能够接受我的说法：

“晚上睡觉前，我出去走走、透口气，我沿着华盛顿街心公园回家开门。突然遭到两个素不相识人的攻击。”怎么可能！对于警察来讲，不太可能。

自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起，马泽拉侦探多次来访。他疑心重重，他让我不知厌倦地重复着事情的始末，他试图让我的表述自相矛盾。他编写了一份报告，与我的声明陈述有根本不同。这中间存在严重的错误，比如，他指出是我为这两个暴徒打开了门，这等于为后边留下了埋伏。也就是说，他设想我与他们早已相识。“您在受害的当天晚上就是这样和警方说的。”我明明知道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但是，为什么他要让我这样说呢？他想捕捉些什么呢？复仇，同性恋犯罪？他是在这条思路上进行探索考证的。我和他说他在浪费时间，我的确已经筋疲力尽了。一位医生进入到我的病房，在我不知所以然之下，给我做了肛门检查。为什么？揭示我是否为同性恋，验证我是否被强奸过？肯定这是警察要求医生做的。

我在楼上的贵宾室，这里受到特殊的保护。记者们都站在楼下，警方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我却不然。他们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我们并不能有所接触。电视台和《纽约时报》先后报道了这次袭击事件，在细节上也都含有一定的错误。他们把我介绍成一个有相当分量的大富翁，显然没有人信任我。

一个亲戚路经纽约，在皮埃尔旅馆给我打了电话，随之而来的谈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本来是非常想去看看你的，但是，我找不到出租车。”

真行！一个在商业圈里建立帝国的男人，却竟然找不到一个办法来跨越那四十条方块大街。

“……你的遭遇肯定是很可怕的，但是你知道……人老了也是很让人觉得很无聊的。每天早上当你看见头顶上又少了些头发……”

“是的，恩里高，我明白了。谢谢你给我打来电话。”

数月以后，我才知晓在给我打电话之前，他曾先给警方打过电话，警察告诉他这件事情并不那么明了。他带着这个说法回到欧洲——毒品走私！

我的记者朋友们听到这些传闻都深感气愤，建议我写篇文章以澄清是非，好让那些

胡说八道的人无脸见人。我虽然坚决拒绝了，但是，渴望澄清这些令人厌恶的传闻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我被他们疑为同性恋，受到强奸还有毒品走私！这只剩下没有被说成巫师、魔鬼罢了。另外即便是这样，这也并不是第一次把我指控为耍弄妖术的巫师了。

记得从非洲回到纽约的一年以后，我时常怀念阿奥那里的一切。在大街上，我注视着一些黑人们：心想他们是否记得自己的根基在何处？是在达奥美，还是在游汇巴帝国。我们的眼光几乎从未交织过一起，只是有时一闪而过而已，我担心会被他们视为在挑事。

哈尔兰玛，这是一座集聚黑人的紫禁城。我肯定那里活跃着信仰伏都教的人们。也许，还会有人在持续不断地传授阿奥的思想。我怎样才能和他们联系上呢？我记起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那个来自海地的看门人曾辨认出来我的那枚经过传授仪式的戒指。

伏都教……邪恶巫术，以血祭奠……把所有的潜在意识刻在纸板上。如何来解释这些现象呢？答案肯定是因人而异。可是对于我来说，伏都教意味着和平、笑声、诗歌还有内心的平衡。

一天早晨，仿佛是受到了呼唤，我感到浑身上下都是劲头。我决定去哈尔兰玛的松朴图书馆，我想要在那里停留很长的时间，直到有什么事情来到为止，肯定会发生的。在阅览室里，我是唯一的白人。

两个小时以后，有个女人拿着本书坐在我的桌旁。她身着非洲衣裙，她看着我问道：

“你在研究什么？”

“伏都教……其实，我是想了解一下，在哈尔兰玛是不是有伏都教。”

她笑了。

“我本人就是奥巩（Ogun）的女孩。”

“你是想说你是奥巩的女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

“我向她出示阿奥送给我的礼仪物品。”

“从你的服装上看，你很像个游汇巴人。”

“对啊，我就是游汇巴人。”

“你生在……”

“我出生在哈尔兰玛。”

她敞开她的衬衣向我展示那串带有奥巩颜色的珍珠项链。

她名叫西嘉。

几周以后，接下来的事儿都很奇怪。慢慢地，西嘉把我介绍给她的宗教大家庭。她经